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代世和 编辑:宋亚娟

在罗目古镇听到铁质的回响

(组诗)

廖淮光

古镇巷子

蒙尘、斑驳、低矮的房屋
在几张蛛网里陈旧
而青石板始终是新的

从巷子这头走向另一头
你便有了洞穿历史的青灰色长衫

骑在瓦片上的月光
像那只缓缓踱步的大白鹅
伸着脖子,将院里的南瓜花一朵朵喊开

这个春天,她将做母亲
她将载着更多的掌,将时光拨慢

转 角

学着灯盏的模样,一根根藤蔓从高处垂下来
系着风中的花篮,种着吊兰、绿萝……
想用绿,照亮人间

一条暗渠在这里跳跃出来
只有月亮避开檐角时,它才是干净的

转角处,一条鱼向我问路

黄葛树

黄葛树很大,遮住整栋木屋
罩住半条河流
斑驳的枝丫,除了生长绿叶和鸟鸣
还生长飘扬的红丝带,不灭的香火
坐在浓荫里
马山说:爹娘都不在了
黄葛树还在,他们亲手系上去的红丝带
还在风中飞……

在罗目古镇吃豆腐脑

青石板街街着不远处的柏油公路
木阁楼的阴影里
旗帜扬着手指。喧嚣声中,长勺起落
铁锅里的雾气,分散到一张张
实木小方桌上
我和妻子中间,坐着七岁的儿子
我们的对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阳光倾斜温馨的画面呵
俯首间,雾气仿佛从一个碗里升起
在头顶盘旋、缭绕、荡漾
母亲在薄雾里起身
她的头发还不及老奶奶的头发白
她还能像柏油公路一样
将生活的车轮飞转
让豆汁云朵般溢出来
她还能让整个世界雾气升腾、芳香四溢
我的母亲,她的头发还不及老奶奶的头发白
踏着弯弯曲曲的道路
她还可以骑着银色的月光来
坐在我的对面,看看我热气腾腾的生活

在罗目

刀已入鞘
杀牛的人
安坐在老榕树的绿荫里
目光像青石巷里慵懒的猫

吆喝声里
烫锅沸腾
执长勺的厨子
仿佛刚刚从临江河里
打捞起最陡峭的波涛

牛在对面山上悠闲地吃着草
它们是镜头里的风景

晚些时候
它们会披着月光的风衣
兴高采烈地下山来



更多精彩内容
下载无限乐山

等待两株银杏的蝶变

追逐红叶时,我却在等待两株银杏的华美蝶变。

我上班的地方,曾经是一处古老而沧桑的院落。但那些青砖碧瓦连同院落里的故事,已经在时间流水的冲刷下所剩无几,唯有这两株高大挺拔的银杏,经历三百年风雨沧桑后,依然高高挺立在大院的草地上。春天来了满树嫩绿,夏天来了一树青葱;而秋天来了,能够期盼的就是粗壮树干上铠甲似的金黄。

峨眉山下是银杏的家园,自古以来城里城外遍植银杏。自这里走出的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写有一篇抒情散文《银杏》,里面这样描写故乡的银杏:“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的江湖气息。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槎桠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时候,

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不荒伦;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郭老笔下的银杏,美丽,脱俗,坚贞,超然。我不知道郭沫若在这座城市读书时,是否见过眼前的这两株银杏,或者说他笔下的银杏,就有这两株银杏的影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株银杏如郭老所吟唱的,有着如蝴蝶般飞舞的金黄叶子,有着傲然挺立不卑不亢的枝丫,有着超然于世不落流俗的气韵。年轻时读郭老的这些锦绣诗文,对古嘉州的银杏心生敬仰。

但今年入秋雨水特别多,一连十来天都是阴雨绵绵,将两株银杏久久笼罩在蒙蒙细雨中。每当冒雨走进大院时,我总要担心地望望那两株银杏,怕树上葱茏的叶子来不及金黄就被无情秋风秋雨给

弄没了,就会错过一年观赏银杏的最好时节。我固执地认为,没有了深秋里一树金黄的银杏,将不会是一个完美的年轮。好在天气终于放晴了,露出了天高云淡的季节特征。笼罩银杏的秋雾也顿然消失,两株银杏在雨后的阳光下,亭亭玉立,郁郁葱葱。

我于是放下心来,静静等待院子里的两株银杏,在明媚秋阳下的辉煌涅槃或美丽蝶变,如同等待一场令人心动的约会。但等待是一件倍感煎熬的事情,由于前面秋雨绵绵气温偏低,银杏由绿变黄的过程似乎特别漫长,早晨上班望望还是沉郁地绿着,晚上下班望望依然绿得沉郁;今天看看还是青枝绿叶,明天看看依然青枝绿叶。观看银杏的时间,已经比往年推迟了一周了,两株银杏还是一如既往的葱绿着,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

虽然心里很着急,但对银杏的美丽蝶变是充满信心的。我知道

她俩正在酝酿着情绪积蓄着力量,准备着把最好的秋色呈现给我们,绝不辜负这个美好的金秋。

又是一阵秋寒,又是一场风霜……终于在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踏着星期一的朝霞走进院子里,下意识抬头朝两株银杏望去,却没想到入眼已是一片金黄了,犹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惊喜。那些沉郁的绿色不见了,树叶全变成了妩媚的黄色,在遒劲树枝的托举下,在晨风轻轻的吹拂中,欢愉愉悦地舞蹈着。我不由联想到郭沫若的诗歌《凤凰涅槃》,“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这两株深秋的银杏,恰如经历了一场蝶变或涅槃,化身为新鲜而美丽的凤凰。

随着太阳的升高,阳光瀑布一般泻落在经霜的银杏上,如打扮新嫁娘一般精心装点着,让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接受阳光的洗礼,都能在这洗礼中出落得光彩照人,如两



银杏满天

毛福同 画

文字的故事

起初是龟甲壳上繁密精细的图案,后演变为在竹木间呼吸的精灵,经世人一代代把玩构思,终于成为镌印在黄纸白案上流芳的信仰。文字,在烟雨中撑一支竹桨,缓缓向我们驶来了。

诞生于中原,它舟过沃野千里的平原,舟过黄沙纷飞的沟壑,舟过白雪皑皑的高山,舟过花团簇锦的江南,在风尘中一次次改换模样,唯有文字,方能见证中华源远流五千年的每一次心跳,每一粒滚滚红尘……

儿时的我曾去上过习字班,那只不过是应家长要求罢了。面对一幅幅浑如天成的书法作品,竟也因为自己目不识字而小觑视之。一开始对文字并不感冒的我,并不为之惊呼如动画而已。

后来慢慢长大,才渐渐明晰文字如此之多的内涵。小学记忆最深的一堂课,便是语文老师当着大家的面,将“水”字拆成自远古奔流而来的使者;将“火”字化成腾空的炽热的理想;将“马”字变成奔驰于广袤原地上的踪影;将“人”字化为像我们一样生动的优雅形体……文字如同一把

在沙湾区委宣传部,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挚爱的新闻事业上,一干就是三十几年,即使退休了,也难以割舍那份对新闻工作的钟爱。因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平易近人的处事态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熟悉杨长喜的领导和同事都亲切地叫他“老杨”“杨编”,还有许多认识他的年轻人称呼他为“杨老师”。

为了全面提升沙湾形象和知名度,弘扬传播沙湾文化,30多年来,老杨不辞辛劳,跑遍了沙湾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落。他深入厂矿、农村、学校、社区,采写了大量反映该区经济建设、改革发展、脱贫攻坚等题材的宣传报道,是沙湾新闻界名副其实的“一支笔”。

可就在前不久,一位朋友发来消息:“杨老师在昨天中午走了……”顿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呆呆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这是真的吗?我前段时间散步还碰到过您,您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怎么突然间就走了?想着想着,鼻子不禁一酸,不知不觉眼眶也湿润了。时光回溯,仿佛就在昨天,我和您在散步中偶遇,一起漫步于生态大道,听你漫谈生活,畅谈人生;仿佛就在昨天,您邀约几位好友到自己家中,一边喝茶聊天,一边谈论最近的采访报道;仿佛就在昨天,您还背着照相机,拿着采访本,穿梭在乡间田野;仿佛就在昨天,您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拿着一支点燃的烟,右手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着文字……

或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我们相识于《沙湾报》,您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那时的我,被分配到沙湾一所边远的山村小学任教,由于学校条件落后,连一台电视机也没有。工作之余,看报纸、爬格子成了我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那时候,《沙湾经济报》(后更名为《沙湾报》)《乐山日报》成了我的最爱。由于受条件限制,当报纸送到学校的时候,所看到的新闻都已经成了“旧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地阅读着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渐渐地,一个叫“杨长喜”的名字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这个名字时常出现在《沙湾报》和《乐山日报》上。每次品读您的文章,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主题鲜明,接地气,读起来朗朗上口。不知不觉中,您成了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

或许是我勤于笔耕的缘故,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文章刊发在当时的《沙湾报》“美女峰”副刊版面上。直到2001年的一天,沙湾区举行新闻通讯员培训,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培训会上,聆听到您的讲座,我受益匪浅。也正是在这次培训会上,我才知道,您是《沙湾报》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从那时起,在我的心里,您已经是我的老师了。

时间一晃到了2003年暑假,我受单位委派,进入沙湾报社学习,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报社实习记者。从那时起,您真正成了我新闻写作的指导教师。在那短暂而又漫长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每当我采写完成一篇稿件时,你总是及时给予鼓励,耐心指导。实习期间,您不仅教给了我新闻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也让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让我受用一生。

“摸爬滚打出新闻”,这是您30多年来的工作经验。30多年来,您采写的新闻作品共2100多篇、200余万字,先后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四川日报》《乐山日报》等国家、省、市级党报党刊采用。其中,240多篇重头稿件刊登在报刊头版头条位置,58篇作品荣获国家、省、市新闻奖。您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乐山市十佳新闻工作者”“乐山市劳动模范”“沙湾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沙湾新闻界一支笔”这个称号,您当之无愧。

“由于笔拙墨淡,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实在太少太少,打算一直走下去,给自己的新闻生涯少留点遗憾!”你时常这样感叹。为了这一份挚爱的事业,您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也难怪您退休了之后,也难以割舍这份挚爱的工作!

我真的不敢相信,您就这样走了。您抛下了您最钟爱的事业,只给人们留下一缕哀思和无限回忆……“沙湾人爱做梦,更爱追梦。这个梦很大,也很美……”品读着您昔日的文章,此刻的窗外,寒风瑟瑟,霜叶飞舞。屋内,刚写完上面文字的我,早已泪眼朦胧。

朱伯祥

李荣富